

〔靈丹〕

死的宣傳

(馬天)

陸徵祥安眠

事、雖對於敵軍也不能應用、還是當
宣傳部的人、不能不知道的、而況這

山東人體恤張宗昌

(總發)

比其就近與北政院商酌情形，駁斥爲王京統不敵，以維持駐密告華僑，華僑聞而不諱，舉以冀國賊賁陸、陸耀、星夜回國，閉門不敢見客者，幾旬，松自夫人之喪久已已矣，事者，今忽受此意外驚嚇，因得失眠症，延醫進藥，迄無大效，遂電京請假兩月，並保其能赴滬，館二等秘書處繼榮爲代辦，此電已經部覆照准矣。

方面主事的死信

固然確實的，自

周君先結吳興、本省武備學堂畢業，其略歷盡人知之，矣待愚說、愚所欲說者，則周君之手腕一班耳，先是朱介人督浙，彈自張凱，朱爲江南籌備學堂自以未受高等軍事教育，時時請益於日德陸軍國之學生，周之學識未必勝失，而周之機警則勝失，故失倚之如左右手，詳爲參謀長，洪述思起，亦倚於楊鴻慶與陳永祥之虎視龍潛，權操梓之糜爛也，同計於周，周以不可輕動，一面則與呂宋之爲盟等，酒樓臨失，事變之前一日，朱猶詢周曰，外間謠派紛乘，余可果贊自代也，周仍謂公非浮言之是聽，故朱之出走，甚爲倉皇也，觀此則周之爲周可知矣。

（雲行）

上海的山東樂健公所發兌會館待公濟電去，據周、朋友們說、孫、這是山東人、說這是從前山東水師何人、全是山東人、爲什麼別的、山東人不擔當、山東人擔當宗良、這是任在上海山

孫軍遠哲謀廣遠，不和吳佩孚同時進兵攻湖南，却等吳佩孚失掉武漢以後，再乘用兵保守江西，可算是神機妙算，凡人莫測。但是他的態度，到現在還是鎮靜，還是樂觀，均爲他一般，確實可以佩服。在這個常規，忽然就起了一種謠言，說是張宗昌餒肉復生，要來招孫軍遠的忙，進兵江蘇了。

比其就近與北政院商酌情形，駁斥爲王京統不敵，以維持駐密告華僑，華僑聞而不諱，舉以冀國賊賁陸、陸耀、星夜回國，閉門不敢見客者，幾旬，松自夫人之喪久已已矣，事者，今忽受此意外驚嚇，因得失眠症，延醫進藥，迄無大效，遂電京請假兩月，並保其能赴滬，館二等秘書處繼榮爲代辦，此電已經部覆照准矣。

方面主事的死信

固然確實的，自

周君先結吳興、本省武備學堂畢業，其略歷盡人知之，矣待愚說、愚所欲說者，則周君之手腕一班耳，先是朱介人督浙，彈自張凱，朱爲江南籌備學堂自以未受高等軍事教育，時時請益於日德陸軍國之學生，周之學識未必勝失，而周之機警則勝失，故失倚之如左右手，詳爲參謀長，洪述思起，亦倚於楊鴻慶與陳永祥之虎視龍潛，權操梓之糜爛也，同計於周，周以不可輕動，一面則與呂宋之爲盟等，酒樓臨失，事變之前一日，朱猶詢周曰，外間謠派紛乘，余可果贊自代也，周仍謂公非浮言之是聽，故朱之出走，甚爲倉皇也，觀此則周之爲周可知矣。

（雲行）

上海的山東樂健公所發兌會館待公濟電去，據周、朋友們說、孫、這是山東人、說這是從前山東水師何人、全是山東人、爲什麼別的、山東人不擔當、山東人擔當宗良、這是任在上海山

懺情生情海孽緣記

客代擬稿

亦獲其五木。有雲金常滿。西藏路飯店、南京路旅館、
每于戌亥之交時現兩人蹤跡、開房間、開房門、雙首便
飛、恬不爲恥、然女嫌手腹間滑寒、便迷陣、惟日久年深
、黑髮終必揭曉、徒勞心計耳、前又有護身符者、佛國阿
生醜狀、雖敢輕口煽情、軍令嚴嚴、始日親臨前敵、
噫火連天、幸戰路進行艱阻、距女竟乘此時機、開門
盜密約、兄聞會參歡喜、結不解緣、其費交頸、
夜于飛女深處、得人色舞飛飛、歡樂達於極點、慨允

歌聲

(h)

上海大變

(三)
(十)
(九)

(胡說) (博士)

前清二分券、幾分券、暫作一分行用。于福州重慶外長沙亦有如是者。惟福州一品、當時有通告、有特印、爲正式行用者。重慶長沙二品、咸以尋常郵印充當。郵印者、用明文、且無行。故不知其。然三者皆具奇趣、予絕喜蒐之。福州雖多偽品、真者亦向品求、直至琿水、不超二十圓、其聯原面者、予已得六枚。鑄於片棉者一枚、重慶已罕于福州。人向多有知之者、長沙則知者亦渺斯二者、予各得其二。國變後之郵券、未聞有蜀半用者、而予竟有一奇品、昨得明信片一、上貼半分券一枚、一分券一枚及半枚、半分者。貼一分黏半券之一、其銷印適在錄空之間、可知絕非後來黏去者。片於今歲五月五日、自天津寄往北京、不知當時郵局、何以承認而遞寄之。比至北京京局則鈐以「T」字大印（字印乃欠實之符號）、豈不照此半枚之一分也明矣。而又未加貼欠實券、如此怪品、可云無兩。然就郵制論之、實一兒戲之品、無一文價值、可斷言者也。

人。

那種百貨公司有丁人類拍賣場以後，便有那種人販子，隨時拍下來，屯在家中，可以到丁相當的期間出貨，有時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遼寧荒的時代，人民賣妻鬻女，他們這班人販子，就去販一大羣來，也常常遇價廉物美的好色，因此社會上常常聽得說某處荒年，女小孩只賣兩隻價值廉物美的貨色，因此社會上常常聽得說某處荒年，女小孩只賣兩隻子一個，大家便似絲繭裏裹藏禍子一般，開了老莊，收買災民兒女，災兒女來得太多，他們不論個數，只論斤數了，限定多少錢一斤，用大秤秤，這就叫做開秤了，不過大家都喜歡女的，男的少，好似九月裏賣蟹，大家都喜歡雌的，多的少，少能假雌雄對搭，已經算是最好，他們買了許多人運來，自然也想賣出去了，因此他們就仿照銀行的辦法，各處都開了行，好在上海人的口音，銀字和人手，一樣聲音，那時市面上便有許多的儲蓄人行，商業行，儲蓄人行，什麼儲蓄人行呢，買定了個人，可以留養在那裏，到成人後取用，只每年貼他行裏多少錢，商業人行呢，當然可以現錢交易，買賣人口，既中國的法律上，暗暗地肯定了，自然也是正當商業，商業人行呢，譬如京裏一個人，那個人却在上海，就在北京行裏借用一人，只要京行寫一封快信，或是打一個電報給滬行，關照一聲，在上海要人，而他的人在南京，這水救不得近火，也照此辦法，這便是仿照銀行匯款的方法，所以叫做匯款。

說初夜權

(妙曼)

近來讀一〇三期的「聯珠」，見夏丏尊先生譯的一篇「初夜禮序」，說是有了一位日本帝國大學都的學生，曾以社會學畢業時，想做「初夜禮」之社會學的研究」的畢業論文，後來竟以此得了文學士云云。

登明先生又說，初夜禮的英文原名是「Ishtar-mas」，是古代一種婚禮，在結婚時祭司或王侯得先佔有初夜，這就叫做初一夜的權利，這就叫做初一夜禮。近來世界文明，這種禮儀當然不存，惟據登明先生言，一人對於開闢北方地名為候補，或得如並明說的古俗禮眼觀則

得某一種教俗，非基督教上還有別種說。人若若實，往往回一苞，北方若實，國宮做之山東緒者，尤覺此法，他們助錢去機機時，輒臨時提攔而蹂躪之，以為可以得彩，然則做風之初夜禮，尙存留於世，安

大人老爺先生

(今)


蘇有富某，以機緣起家，之聲老爺則降一般迎諸前日以其子婚，所發請帖分三類曰某大人曰某老爺曰某先生以老爺餐先生則更降一般物以類聚，曰某先生凡來賓諸賀者，在其所發之帖，大人則迎諸大人之廳，餉以大人稱先生，而派其大人老爺行，扶杖而至，僕役疊疊開其請帖之稱謂，則曰無之乃查其發帖之底稿，則大人都老爺都先生都，若祖爲三兒子時，我已爲二尼子今一旦得勢即以勢利於人，何遽忘本來面目乎，按二尼子三尼子均蘇州橋匠之一術用語，

秋季香檳票之得主

(聽道)

近兩個月上，海時見人見面，差不多不着的朋友，祇好說一句科舉時代的成語，叫做「今科不中，再看下科」。

大家都懷着二十二萬四千元，的希望，還有許多結合公司去



畫之軍將

韻籟家會記

(馬紅)

了一萬八千元，得齊搖出三十三萬三千元三分。這還算是運氣好的，有許多化了數萬員，一捨弗飽呢。本局A字香檳頭彩一萬二千四百三十號，得主是四明銀行總理孫恆夫先生，可見現在時勢不好，連梅蘭芳且可以引起人注意，得彩圓彩的往往諱莫如深，這也難怪呢。

先生們的好恩，他因為張宗昌大聲討赤，勞苦功高，應該歇息歇息，正是老鄉親體恤同鄉的一片至誠，祇不知道張宗昌領情不領情！

■附錄原電如下 濟南保安總司令張總司令榮鑒：閩贛變動，聞得軍有南下風說，人心為之不安，魯省自南口軍事結束後，軍力財力，均須休養，萬難再行調遣，謹取賄此意，明白表示，為魯為蘇，均屬大幸，敬電叩陳，千祈逕納。海上山東集義公所濟安會館同叩灰

天局會名畫家鄧海粟江小鐵諸氏，因日本之橋本關雪畫伯來滬，爰於十日之夕，假嵩山路顏頤家臨宴之列席者，都為名畫鑑賞界諸君子，本年已故伯作畫均尚神韻自運天之妙，落筆如風，上海崇禎之片楮尺鏤，往往值逾千金，顧不常畫，求者不易得，有設酒妓家招之者，則立至，氏跌宕風流，豪飲而不醉，興至，每自索筆揮灑淋漓。

酒半，新文學家徐志摩君偕其新夫人陸小曼女士至，徐面白如何郎陸御五色班頭之半臂，邊緣濃厚之銀眉，紺赤如之，髮極濃黑，一塵不染，徐夫婦聯袂首肯，衆賓應行分坐兩旁，彷彿新婚室中之伴新人也。

攝清寧畫師：去年東渡時，稱為橋本所笑罵，茲特為橋本氏遠寫一像。（參照圖一）鏡後鐵氏，亦為陸小曼女士繪一像（參照圖二）均極神似，聞陸女士情劉海粟氏，每月至其寓中，繪一油畫大橋造像，劉刻意經心，此畫教習，必有可觀，將攝影刊諸本報也。

橋本此行，偕其夫人，及西京祇園坊老妓三人，是夕，皆而止，有田中竹香者，年在



徐志摩

慈母之淚

圖 4

多采氏角到平積

前記岳母之越出、(參觀九月十五日本報)方言張姓第十九娘之母、下嫁張姓友輩某事也、今更煩有所聞、蓋此岳母者人極風騷、在八娘中、以小舅母得稱、其夫固尚存在而彼為房侍時、則說稱為嬌、(八娘中實有如此)已而隨夫適張、亦未言身是秦姬數也、及既與蕭結好、彼始自言有夫、人曰、大帥已下命令、汝果能取銷否、彼始無言、既通其本夫至、噴有煩言、則置不理、夫

之娶衣、再揭、陰以、猶白如羊脂、繼又自掩、翩然遁去、

四馬路萬花樓老板發源君、近由張宗昌任為德州

長儀)

山東兵工廠廠長家山東兵工廠廠長處偏處

長儀)

小福始去、

席中、橋本為顯親家小阿媛、柏一娘、紙為梅蘭芳贈畫師陳曼青者、即由陳題句其上、

(參照圖三)席散、橋本復贈一大幅、橋以貽贈二娘、活潑生動、仰天欲舞、繼又為陸小曼女士作山水小福始去、

東山館主 張宗昌



亦題天籟

字海

如南海老人、並繪繪圖一報。圖中情形、與衆國之精才已不計其
 於船上、並題一絕曰、狂風驟雨驚飛鷺、英雄一去夢茫茫。朱門不
 骨。曉寒秋風嘶夕陽。似有涼森美人之感。
 楚。詢極本。此行有何感想。據本路謂中國猶我之外家、久欲一覩上國
 風範、既來、登愉快已遊廣山西湖、明日即赴蘇州訪玄菟及寒山寺
 上天平看紅葉、十七日擬即東歸、盼君等亦來日本一遊也云。

每錫副總統游記
 (肅觀)

國花副總統陳鳳仙、近以九百金下嫁章劍門、即桂鳳一記(參照本報
 八百八十四號之結果也、預定農曆月之六日、張賀兩交、訖意甚為
 橫禍、天外飛來、劍門經理之利澤滄
 船、於二日覆沒、溺斃搭客七人、露
 一時動全城、萬人空巷、劍門料理理
 事、籌備殯殮、其人、忙得昏香茶第
 十、其獨獨得儂黃河陣裏的南極熊
 星、萬無間情逸致、混存風刺瑣瑣

西米按、豈海果耶)搖椅。爲得不相

而曲線之美。固已足使楊柳銷魂。

愛玩無窮、因題以贊曰、

西笑、攝此仙影、曲線之美、幾使人

處此、殆則慨然爲主婚、繼則予其夫

以重資、終則仍界以巨金、蓋誠不失

爲快人快事也、


傳電機橋之條約研究會口

美買贊

美君老六、長身玉立、性嫻靜、富笑、且以



考名、所居曰
仁里里、卽前
花園總統小林
黨王之舊宮、
小林不似嬰兒
而美君則異
寶罕也、偶作



久居方面、亦有觸礁之虞、雖不致
遽行擱淺、然周轉不靈、乃意中事
然則風仙之擱淺、能否不爲無期延
期、未可知也、嗚呼、風兮風兮、何絕
之哀、彼之禍水、非特覆舟海難七位
命、且亦無情浪打驚雲兩離分矣、